

玉带桥

(中)

梅斌 著

 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玉带桥

(中)

陈斌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玉带桥: 全3册/梅斌著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6
ISBN 978-7-02-012215-8

I. ①玉… II. ①梅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88203 号

责任编辑 刘 宇 王永洪

装帧设计 崔欣晔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200 千字

开 本 890 毫米×1290 毫米 1/32

印 张 43 插页 6

版 次 2017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2215-8

定 价 82.00 元 (全三册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第二十七章

王红经常跟各大使馆文化处打交道，对文化处的人个个了如指掌。奇得乐还是文化处专员时，他们就经常来往。奇得乐的大学时代，得益于两国留学生交流项目，在中国读书学汉语，选的专业竟是曲艺与山东快书，回国后找不到工作，不久又混到北京，在大使馆文化处当上了低级外交官。他们国家小，人口少，大使馆的外交官也升得快，三下五除二，就变成了文化参赞。早先别人并不叫他奇得乐，经常取其谐音，叫他“希特勒”，他常常不以为然，自我辩解说：“我明明是英雄，为何叫我希特勒？”今天，“希特勒”可能又要发表什么高论，王红轻启朱唇，冲他微微一笑说：“参赞是研究山东文化的，谈起《金瓶梅》自然英雄所见略同。”奇得乐说：“你们想听真话，还是听假话？”社科院的施老先生在一旁谦然一笑说：“自然是真话。”奇得乐说：“恕我直言，当今中国的小说，除了几本探索性的黄色小说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可看的。”

施老先生正色问王红：“什么，我没有听错吧？”王红说：“参赞先生所说的黄色，不会是 Pornographique？”奇得乐说：“就是 Pornographique，就是色情，就是色情小说。外国人不说黄色小说，而是说色情小说，英文拼写是 Porn, Porno, Pornography，就是法文的 Pornographique。”施老先生说：“匪夷所思！照参赞所言，中国现代文学就是黄色文学，就是色情文学，就是性文学？”奇得乐说：“那又怎样？你就黄色文学了，就色情文学了，就性文学了，又怎样？中国的儒学中庸和道家无为，一个貌似公允，一个道貌岸然。如果三百年前反其道而行之，中国的威力，中国的魄力，中国人的性格，就绝不是现在这个样子。其实，现代中国倒应当大谈黄色小说，大谈色情文学，大谈性文学，大可不必谈黄色变，谈色变，谈性变。在国外，性开放已是六十年

代的陈年往事，在中国却当成了诺亚方舟时代的洪水。一部电影《望乡》，中国人就傻眼了。少见多怪，物极必反。毛主席教导我们说，矫枉必须过正，不过正不能矫枉。你也来一个性开放，就什么好东西都有了。北欧几个国家是全世界性开放最早的，那年丹麦开放A片，以为天下大乱，结果一调查，强奸犯罪减少了16%，最滑稽的是，全国偷看女人洗澡的减少了80%。头一年，就起了这么大的变化，谁都觉得不可思议，为什么？见多不怪，见怪不怪，其怪必败。”

王红忽然想起，有位年轻学者托她带封密信给皮埃尔参赞，她觉得鬼鬼祟祟不大妥当，乘机去一边跟吴梦阳商量。陆戎芳是个何等机灵的人，发觉两人神情有点不对，便拽了拽吴梦阳问：“你俩在嘀咕什么？不要以为你们捣鬼，别人看不见。”吴梦阳比较实在，正要如实相告，被王红察觉了，她的脑子转得快，赶忙插过来掩饰说：“没捣鬼，没捣鬼，我跟他说了一个人，那人的名字挺奇怪。”陆戎芳说：“什么人，名字挺奇怪？”王红眨了眨眼说：“我认识一个演员，后来做导演了，经常到我们那儿找资料，名叫贾崇洋，崇洋媚外的崇洋，一个人的名字叫贾崇洋，你听说过吗？如今崇洋媚外，人皆讨之，人皆诛之，他倒好，崇洋媚外成天让人挂在嘴上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”陆戎芳说：“咳，我当什么人，你说的贾崇洋，不就是京城四少吗？我怎么会不知道？名字叫崇洋，那又不是他的错，就像有的小孩叫援朝叫跃进，有的小孩叫卫东叫卫林，生下来报户口就有了。有人问过贾崇洋，他说，这是老子娘起的名字，得叫一辈子，怎么改？”王红笑道：“敢情你都知道，是我孤陋寡闻了。贾崇洋贾崇洋，究竟是真崇洋，还是假崇洋？”陆戎芳说：“这人毛病不少，好像发财了，挺有钱的，就喜欢到处收集古董，却没看出他怎么崇洋媚外，倒是应当叫复古才是。叫崇洋的不一定崇洋，不叫崇洋的不一定不崇洋，是不是？”王红说：“是是，很是很是。”

陆戎芳瞥了吴梦阳一眼，半信半疑说：“你们原来在说这个，这有什么，鬼头鬼脑的。”狄安娜凑了过来说：“什么洋洋洋，洋洋洋？”陆戎芳说：“在说你们洋人的坏话，你也要听？”狄安娜笑了说：“我倒常听你们说洋为中用，全盘西化，哪有说洋人坏话的？”陆戎芳说：“说

洋为中用，就说洋为中用，谁说全盘西化了？自作多情。”狄安娜听了，摊开双手，耸了耸肩膀。王红说：“说全盘西化的人，也不是全没有，向洋人抛媚眼，甚至投怀送抱的，大有人在。”王红是言者无心，陆戎芳却是听者有意，原本心里有鬼，被人歪打正着，脸上腾地一下子红了。幸好吴梦阳接过话头，发表了一通宏论，他是如鲠在喉，不发不快，捎带把她的尴尬遮掩过去。

杜小丽一直看着他，毫不掩饰欣赏的眼光，等到他告一段落，方才开口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大哉宏论。可笑的是，这些所谓的学术界精英当中，本来许多人只要埋头苦干，在不久的将来满可以成为本学科的学术带头人，但是他们却蜻蜓点水，心浮气躁，把真才实学弃置一边，一心讨好狗屁不通的洋鬼子，窃得洋人似是而非的片言只语当作界定自己学术成就的鉴定，蒙骗单位，蒙骗专家，吓唬普通老百姓，结果搞得不伦不类，为学风严谨的同行所不齿，讥笑他们成了本学科东跑西颠的外交家。他们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我不是说在座的各位。”她的话，尤其是最后的解释，分明是此地无银三百两，在客厅里引起一阵轻微的骚动。

吴梦阳正在兴头上，却没有察觉继续说道：“中国人自古以来崇洋媚外的人就多，总是不缺里通外国的汉奸，尤其是近代这百年，多少假洋鬼子？自己说话多半不算数，养个儿子也得易子而教。自己内功没有练好，底气不足，就对外勾结洋人来恐吓同胞。外结洋人，是个挥之不去的情结。不管什么东西，只要一借助洋人的味儿，立马就唬人，就蒙人，就升值，就生势，就值钱。中国的茶馆，打不过洋人的酒吧，中国的餐馆，打不过洋人的快餐，不是人家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，而是自己犯贱，先作践自己的东西，自己先就退避三舍，败下阵来，把好端端的地盘拱手相让。中国的字画也一样，浸透了国民的洋奴劣根性。土奴才是奴才，洋奴才也是奴才。奴才的症结在于软骨病，站不起来。春秋战国，秦汉大唐，乃至三国，泱泱大国，气象万千，很少有这个毛病，唯独到了清代，满人入关之后，中国封建制度发展到了极致，统治者竭力培养国人的奴才意识，对中国人的心灵和人格造成致命的伤害。举国上下奴性弥

漫，人才观价值观全部颠倒，先选奴才，后选人才，所谓康雍乾盛世的清代，奴才意识空前泛滥，简直成了奴才的时代。现存的历史档案馆里，有许多达官贵人的奏折，最为显赫的当数和珅了，看看和珅的奏折，末尾的落款无一例外都是五个字：‘奴才和珅跪’。现在的电视剧连外国专家都看不下去了，天天都是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，地上黑压压的一跪一大片。中国有句俗话：‘男人膝下有黄金’，膝盖骨怎么那么软？你老是跪着，看什么东西不觉得高大？哪里还有中华崛起的志气，哪里还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勇气！”

狄安娜只要听到吴梦阳的声音就兴奋，更不要说听到他如此慷慨激昂的声音了。她一直静静地听他们辩论，她为吴梦阳的话感到鼓舞，好像她自己不是外国人，不知不觉成了中国人，从情感上完全倒向吴梦阳一边。等吴梦阳刚一说完，不等别人表示赞成或反驳，便穿过客厅里的人丛急匆匆地凑了过来，几乎是小跑着奔到他面前，张开双臂拥抱他，情不自禁地亲吻他的脸颊。由于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跟着她，随着她的移动而移动，使她在冲到吴梦阳面前时，稍稍有所收敛，没有肆无忌惮。她的眼中洋溢着欢爱，但即兴的拥抱和亲吻却都很适度。大家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，不知道是为吴梦阳的演说鼓掌，还是为狄安娜的拥抱鼓掌。皮埃尔脸上有点儿挂不住，为了顾全大局，也为了顾全自己的面子，只好无可奈何地跟着大家鼓掌。他分明是在应付，他在鼓掌时，左手掌没有跟着互动，只是用右手掌在上面轻轻地磕了两三下，无声地磕了两三下。人们经常在某些绅士或领导人应景式的出场时，才看到这种无声的鼓掌。没想到狄安娜在外交场合也很有一套，她旋又回到丈夫身边，吻了他一下。

狄安娜的一举一动都被杜小丽看在眼里，只有她发现陆戎芳的脸色很难看，皮埃尔的脸色更难看。她曾与狄安娜同吃同住，知道她的性格如烈火，但对狄安娜和皮埃尔的婚姻，却很难理解。狄安娜和她无话不谈，她越发觉得他们俩不是一路人。皮埃尔夸奖狄安娜的美丽，从来不吝啬，但他对狄安娜的过于奔放感到头疼，也从不掩饰。他喜欢女人闹腾，但他更喜欢东方女人有限度的闹腾。所以他跟签证处的美克偷情，不过是

逢场作戏，并没有动真情。倒是陆戎芳的出现使他魂牵梦萦，好像他到中国来就是专门来寻找这样一个东方美人。狄安娜的多情，是那种亮丽豪爽的多情，奔腾澎湃的多情，不求回报的多情，不顾一切的多情。她的多情与皮埃尔的色情碰到一起，开始还能凑合，后来便越来越不对劲儿，总感到哪儿别别扭扭的，浑身有劲使不上。签证处的“肥猪”在他们中间插一腿，也说不上是谁的错，大家表面上都能泰然处之。或许这便是一个诱因，将狄安娜一步步推向吴梦阳的身边。久而久之，四个人的位置发生了微妙的变化，大家都心照不宣，但是见面的时候，谁都不肯说破。看来，狄安娜和皮埃尔反目不过是迟早的事。

每次离开沙龙，他们都要窃窃私语，将所见所闻议论一番。下楼的时候，杜小丽小声对吴梦阳说：“看看左边的那几位，右边的那几位，哪里是做学问的？都是外交家的典范。唉，当学者纷纷进入了沙龙，学术也就进入了死胡同。”陆戎芳喜欢热闹，谁对谁错倒不拘，她当着杜小丽的面，故意搂着吴梦阳说：“你哪来那么多革命辞藻？中国人的鼻子都气歪了，洋鬼子的脸蛋都气绿了。”吴梦阳说：“我怎么没看见，她不是挺开心吗？”陆戎芳说：“哟哟哟，小丽姐姐听到了吧？难怪，人家心中只有一个她，别人就都不是洋鬼子了，满屋子的洋人就都看不见了。”杜小丽扭过脸去笑笑说：“没见鲁迅先生说过，激烈的快的，也平和的快。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。你今天慷慨激昂，未必将来慷慨激昂，我拭目以待。”吴梦阳反驳说：“我也是一时性起，口没遮拦，没想那么多了。别光说我，你今天也很激烈。”杜小丽说：“我的激烈，都是你惹的，都是你害的，都是你感染的。上了你一当，我现在后悔都来不及，你还说呢。”

杜小丽不喜欢跟那帮“臭男人”在一起鬼混，她喜欢跟几位女士在一个角落里扎堆，仿佛跟参赞分庭抗礼，另外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小沙龙。狄安娜却不大喜欢扎在女人堆里，她天性喜欢热闹。闹得热火朝天时，杜小丽连小沙龙也感到烦，常常躲进狄安娜的卧室翻翻外国的书刊画报。同仁医院的资深眼科专家尤大夫喜欢清静，有时就跟她凑到一处

闲聊，因为在市面上看不到全本的“禁书”，两人时不时就谈到国外出版的《金瓶梅》，尤老太太文质彬彬，戴着老花眼镜，有时也轻声轻气，跟她谈谈男人女人、裸体模特、性。杜小丽没想到，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，不但喜欢传统的琴棋书画，思想深处居然也很开放。尤老太太先认识皮埃尔，后认识狄安娜，但她经常到沙龙来聚会，却完全是因为从心底里喜欢狄安娜。就她的印象，常来沙龙鬼混的洋鬼子，说法语的比较轻佻，说英语的则比较正统，学问也做得比较好。

尤大夫不大喜欢法国男人，尤其不喜欢皮埃尔的做派，但又说不出他哪儿不好，想听听杜小丽的看法。杜小丽说：“我的看法比较尖刻。”尤老太太说：“不妨事的，就咱俩知道，说说罢了。”杜小丽说：“我观察他俩有一段时间了，一言以蔽之，不是一路人。气质上就是两码事，同在屋檐下却格格不入。他们都在中国生活过，受过中国文化的熏陶，但是却南辕北辙，同途殊归。正所谓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。狄安娜身上汇集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精华，带来的是精华，带走的也是精华。皮埃尔身上汇集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糟粕，带来的是糟粕，带走的也是糟粕。”

尤老太太不由得肃然起敬说：“深刻，深刻，一针见血。”随手翻开一本《罗丹画册》，指着那座世界闻名的雕塑《思想者》问：“这个男人耷着脑袋，抱着头，你说他在想什么？”杜小丽瞅了一眼说：“你看他坐在地狱之门的门楣上，能想什么呢？”尤老太太说：“原来是坐在地狱之门的门楣上，那能想些啥呢？悲天悯人？”杜小丽说：“搞不清，反正够深奥的。”尤老太太说：“好像有点儿故弄玄虚，思想家就是这个样子？”杜小丽抬眼看了看她说：“这个世界有思想家吗？”尤老太太说：“有没有思想家不知道，但是中国历来不缺有思想的知识分子。”杜小丽说：“那是，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头牛。”尤大夫说：“是头牛，俯首甘为孺子牛。牛吃进去的是草，吐出来的是牛奶。知识分子就是头老黄牛，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。”杜小丽说：“也不全是，有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头牛，叫你耕这块田，就不去耕那块田。”

尤老太太正要说话，只听见客厅里响起一片哄笑声。原来历史系的

外交家胡博士和美术系的外交家韦大师都是围棋爱好者，两人的棋风却都黏黏糊糊，半死不活，瞻前顾后，犹豫不决，一步棋能磨好半天。吴梦阳在一旁看久了，也不耐烦。更不耐烦的是狄安娜。她原本就是个急性子，见他们磨磨蹭蹭，有时难免插两句，发表自己的意见，甚至动手动脚，越俎代庖，经常闹得惊天动地。

尤老太太捧着《罗丹画册》跑过去问：“你们都是当今一流的大学者，请教一个问题。”棋友们都抬起头说：“洗耳恭听。”尤老太太说：“当今世界有思想家吗？”众人正在棋盘上拼搏，杀得头昏眼花，没想到尤老太太会提出这么个深奥的问题，一时不知从何说起，不由得张口结舌，面面相觑。内中一人啜啜嚅嚅说：“有吧。”尤老太太问：“谁？”众人又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作答。尤老太太觉得很扫兴说：“都说学理工科的头脑简单，没想到学文科的也一个个都是呆头呆脑的笨鹅。”众人听了，哈哈大笑。说法语的，说英语的，说中国话的，全都哈哈大笑。

吴梦阳是在黄山大峡谷画画的时候邂逅狄安娜；狄安娜是在北海公园下棋的人群中找到吴梦阳。他们又仿佛是约好了，在王府花园的古乐声中与杜小丽重聚。这一切好像是天意，狄安娜与中国的琴棋书画有着不解之缘。本来，学中国画，是皮埃尔给她出的主意。有一段时间，皮埃尔跟签证处的“肥猪”美克打得火热，狄安娜整天心烦意乱，情绪极不稳定，把书也撕了，把琴也砸了，甚至出现自杀的念头，一度根本不能去使馆上班，只得待在家中全休。皮埃尔怕她寂寞，从美术学院请来一位画家教她书法绘画，给她找个可做可不做的事儿消磨时光。画家姓林，成名作是一幅《凤凰涅槃》，画面上烈焰腾腾，蔚为壮观，人称林凤凰。谁知狄安娜一拿起画笔，就想起吴梦阳，想起黄山大峡谷，想起非洲大沙漠，从此对中国画着了迷。她把杜小丽找来做伴，两人一边画画，一边奏乐。狄安娜画画，杜小丽吹箫；杜小丽画画，她拉小提琴。但是，内心深处的空虚总是得不到填补。直到在北海公园逮住吴梦阳，才给自己的人生找到了归宿，久蓄的情欲像火山喷发一样冲天而起，无法遏制，她自己也知道，如此不顾一切，总有一天会把局面闹得不可收拾。

狄安娜立即将美术学院的林凤凰辞退，千方百计将吴梦阳拽到家中。她对吴梦阳毫不掩饰的痴情使皮埃尔目瞪口呆，手足无措。唯一使皮埃尔感到慰藉的，是狄安娜从此精神焕发，斗志昂扬，什么毛病也没有了。吴梦阳是个画痴。但凡痴迷中国画的人好像都很喜欢古乐，即使不会弹奏，也喜欢听。但凡痴迷中国画的人，好像也都喜欢围棋，即使不会下，也喜欢看。两人无事可做，狄安娜便要吴梦阳教她下围棋，从入门教起。为此，她专门从国外买来一堆围棋教科书。其中有本法文版的启蒙教材，书名叫《Le Jeu de Go—Règle et Pratique》（《围棋规则与实践》），狄安娜爱不释手，她问吴梦阳：“明明是围棋，为什么叫GO？”吴梦阳说：“是从日文翻译过去的吧。”狄安娜说：“原来如此，难怪西方人误以为围棋是日本的国粹呢，中国人对自己的宝贝向来不珍惜，也不去发扬光大，就跟古代的四大发明一样，任其自生自灭，纸和印刷术的命运还算好，尤其是火药和指南针，到头来，反倒成了西方攻打中国的工具。”

吴梦阳说：“我总觉得，你们家好像跟八国联军有仇。”狄安娜说：“那不能够，我只是痴迷东方文化，爱屋及乌，凡是跟东方文化作对，我都很讨厌，觉得他们很浅薄。骨子里就这么想，与生俱来，不知为什么。就好像这围棋，明明是中国古代人的智慧，西方却不说 Weiqi，而说 GO，殊不知，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，日本人还不知在哪里。”吴梦阳讲棋时，每碰到一个围棋术语，她就翻书，寻找相应的解释，记住这些术语的含义。死、活、双活、打吃、提子；长、立、接、双、粘、曲、飞、跳、拦、断、扳、虎、压、托、碰、退、拆、挖、尖、冲、关、镇、夹、跨、觑、枷、征、消、扑、点、投、渡；拆有拆二、拆三、拆四；飞有小飞、大飞、超大飞；还有双打、双虎、双征、倒扑、打劫、做劫、倒脱靴、接不归、打二还一、金鸡独立、滚打包收；取地、取势、分投、打入、浅消、紧气、弃子、收官；星定式、小目定式、目外定式、高目定式、三三定式、中国流、宇宙流、金角银边草肚皮……凡此种种，必须首先在文字上弄通，然后便触类旁通，一通百通。如果没有弄懂这些术语，任你讲得口干舌燥，唾沫飞溅，也是对牛弹琴。狄安娜冰雪聪明，不过多久便说：“我懂了，当然还不是会了。”

以狄安娜的天资，她很快就抛开西方出版的棋书，直接阅读中文版的围棋典籍，一有空就打打古今棋谱，做做深浅不一的死活题。“棋长一尺，无眼自活”？她不信，摆摆看，果然如此。二路子“七死八活”？她不信，摆摆看，果然如此。吴梦阳教完了基础知识，做了个总结说：“围棋的规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，围棋实战却是世界上最复杂的。”狄安娜想了想说：“围棋不但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游戏，而且是世界上最平等的游戏，棋盘上的每一个棋子，都一样大，没有贴上官职，打上阶级烙印，他们一律平等，既可以做士兵，也可以当元帅。原来，西方人的价值观远不如中国人先进，中国人几千年前就在搞人人平等，西方人直到今天还在搞帝王将相，天皇至上，女王至上。西方人都来学学围棋，就没有资格那么傲气，趾高气扬，对中国人说三道四了。”

狄安娜出语惊人，吴梦阳并不把她的话当回事，下棋毕竟是下棋，画画毕竟是画画。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人往往胸无大志，沽名钓誉。若是平头百姓，则不知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为点几个人恩怨，宁负国家。若是一国之君，后果之严重，则不堪设想，古今中外，概莫能外。在国内，诗词做得好的，无奈偏安一隅；在国外，歌曲做得好的，或成亡国之君。因此，下棋就下棋，画画就画画，莫谈国事，方能心平气和，心安理得。狄安娜天生是个急性子，好奇心特别重，吴梦阳摆了一个“镇神头”，一个“一子解双征”，她看得津津有味，自己照猫画虎摆了几遍，觉得妙不可言。于是，又贪婪地让他讲围棋的典故，围棋的口诀，把围棋当作故事来听，当作一种文化来学习，那些程式化的定式，倒并不去深究。

狄安娜翻开一本书问他：“什么叫围棋十诀？”吴梦阳想了想说：“就是十句口诀。其一不得贪胜，其二入界宜缓，其三攻彼顾我，其四弃子争先，其五舍小就大，其六逢危须弃，其七慎勿轻速，其八动须相应，其九彼强自保，其十势孤取和。作者不详，相传有唐人王积薪说的，有宋人刘仲甫说的。最早见载于南宋陈元靓的《事林广记》，标题为“象棋十诀”，明人刘仲达的《鸿书》《秋仙遗谱》《石室仙机》等书

均有转载。这十诀都是前人的经验之谈，对后世有广泛影响，很有参考价值。”狄安娜说：“太复杂了，记不住的。”吴梦阳说：“其实，说来说去，就是一个道理，围棋是‘次序’的艺术，是典型的‘换位思考’的艺术。”狄安娜说：“这不又回到哲学了？回到辩证法了？具体怎么‘换位思考’？”

吴梦阳说：“你光看自己的棋，往往越看越不明白，那好办，你就看对方的棋，看他下在哪里舒服，你就抢先下在哪里，不让他舒服。你舒服了，他就别扭了，你就赢了。”狄安娜说：“我知道了，下围棋，就是让自己的子放的是地方，别人的子放的不是地方，你就是高手了。”吴梦阳说：“聪明，已深得其中三昧。”他在棋盘上摆了个“双板凳”说：“看得懂么？”狄安娜说：“知道，这是双。”吴梦阳说：“这叫‘双板凳’，每个子都很有张力，就是你说的，自己的子放的是地方。只要别人不冲，你就不需要在里面放子联络。如果你有本事，让别人在‘双板凳’里放子，他的子就放的不是地方，你就是高手了。”狄安娜说：“道理是这个道理，只是做起来可不容易。”

她在四周走了一会说：“越走越糟糕，全是难看的愚形。照我这样下下去，围棋的棋种要变化了。”吴梦阳说：“你刚才这盘棋，本来是盘好棋，但是太贪，犯了‘围棋十诀’中的第一条‘不得贪胜’，这是初学者的通病。这块孤棋，本来很轻，又不是棋筋，正所谓‘精华已尽多堪弃’。你只要弃子转身，围定了旁边的大空，自然便截住了我的大龙，令我后手做眼苦活，断无不胜之理。但是，你什么都不愿放弃，结果大好河山就白白葬送了。”狄安娜听了，故意断章取义说：“怪不得你老跟我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原来我们是‘精华已尽多堪弃’？”吴梦阳王顾左右而言他说：“我们什么都没有，连布局都谈不上，哪里有什么‘精华’可弃。”

狄安娜索性把话挑明说：“那你为什么总躲着我，你躲着我，不是‘弃子’是什么？你把我整个一个大子儿弃之不顾，要后悔的。”说罢投子认输。两人又做了会布局练习，她见吴梦阳在天元上落了一个子说：“不是金角银边么，你怎么中心开花？太不像话了。”吴梦阳说：“是不

是像天马行空？你先占住四个角，然后在天元上落子，这叫‘四角穿心’，对方就没法下了。”狄安娜说：“没劲，我是没法下了。不过，围棋是轮流下子，一人下一次，一次只能下一个子，机会绝对平等，哪有这么便宜，让你抢先占了四个角，又能‘四角穿心’？”吴梦阳说：“这是极而言之，理论上是存在的。”狄安娜说：“那好，咱俩换个位置，把你的子给我，我的子给你，刚才‘四角穿心’算是我下的。”下到最后，还是狄安娜输了。她说：“你不是说‘四角穿心’，对方就没法下了？”吴梦阳笑了说：“那是棋逢对手时说的话，你哪里是我的对手？我让你九个子，‘四角四边带穿心’你都下不好，光是个‘四角穿心’，你就能下好了？我不是说过嘛，围棋的规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，围棋实战却是世界上最复杂的。”

第二十八章

在狄安娜家沙龙里，最喜欢下棋的，倒不是吴梦阳，他只是在私下里教她，自己并不下。碰到一起就杀得天昏地暗的，却是胡博士和韦大师。两人都是半吊子货，却自称业余九段，一个是求道派高人，一个是力战型棋手。两人鏖战许久，胡博士的子在全盘连成一片，颇为壮观。韦大师的子被隔成三片，但是都活了。收官数子之后，相差六七目，两人便讲不清，都说自己赢了。吴梦阳懒得去看他们的臭棋，从来离他们远远的。狄安娜听不懂他们吵什么，问吴梦阳：“怎么数了子，还算不出输赢？”吴梦阳说：“这里有个棋道的问题。中国古代下棋，被对方断开一子，最后要还人一子，韦大师被胡博士断成三片，最后应当还人三个子，一出一进，就是六七目的棋。这些规则，现在都过时了，就跟古人下棋先要在四个角上摆好四个座子一样，早就不用了。现在下棋，就看赢你多少个子，日本人就看赢你多少目，棋形下得再难看，哪怕是鸡零狗碎，都没有关系。如果目数不够，棋形下得再好看，没用，全盘连成一片，也没用。胡博士今天不在状态，被韦大师杀得溃不成军，囫圇了。

韦大师优势明显，后面肯定随便下了，否则胡博士还要难堪。他下不了台，就拿古代的规则来搅局，你去问问胡博士，棋下到这份儿上，为什么不去跳崖，还要坚持下到底，还要收官，还要数子，丢人不丢人？”两人也不复盘，又重新布局厮杀。狄安娜便强拉着吴梦阳去看热闹。看了一会儿，吴梦阳便不愿看走开了，狄安娜跟过来问他：“胡博士此番下得如何？”吴梦阳说：“刚才那些子都下得比较臊？”狄安娜说：“下棋也下出骚人来了，是下得风骚，漂亮么？”吴梦阳说：“什么风骚，我是说他下得肉。”狄安娜恍然大悟说：“肉，原来骚就是肉啊？”吴梦阳说：“什么肉，我是说他下得软。”狄安娜很赞同地说：“肉就是软，那是那是，肉自然是软的了。”吴梦阳摇摇头，无可奈何地说：“跟你说不清，满拧。”狄安娜见他有点儿不耐烦，便不再问了，自去看胡博士与韦大师下棋。

他们知道狄安娜爱唠叨，提醒她说：“观棋不语真君子。”狄安娜反唇相讥说：“落子无悔大丈夫。”谁知看了一会儿，狄安娜就忍不住了，她伸手捡起一粒棋子，“啪”的一声，打在棋盘上，随之断喝一声：“你就不能做一回男人！”大伙儿正谈笑风生，突然被她的吼叫声镇住了。皮埃尔与奇得乐愕然回首，慌忙跑过来，皮埃尔连问：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胡博士与韦大师面面相觑，指着棋盘，说不出话来。杜小丽过来看了一眼，不由得笑了，指着连成一串的三粒子说：“胡博士走了个二子头，按照棋理二子头必扳，韦大师应当将他的二子头扳住才是。可他俩太面了，一个不扳，一个不长，就搁在那里。她在一边看着干着急，就越俎代庖，替胡博士长了，把二子头捅了出去，这一捅，就把韦大师的中腹捅破了。”皮埃尔听了不语，奇得乐瞅着棋盘，似懂非懂地问：“就这三个子儿，像串糖葫芦，就叫‘做一回男人’？”众人听了，哄堂大笑。奇得乐还是不明白他们笑什么。吴梦阳不由得望了狄安娜一眼，狄安娜从眼角的虚光中感觉到了，转身朝他做了一个得意的微笑。

原来，狄安娜在北海公园的古槐下巧遇吴梦阳时，他正在湖边的假山石旁观看围棋比赛，嚷过这句话：“你就不能做一回男人！”他是无心叫出口，谁知就被狄安娜听见，不解其意。后来，她跟吴梦阳学棋时，特意问吴梦阳：“为什么下棋时要‘做一回男人’？”吴梦阳也是图方便，

随便解释说：“向上挺一个子，好比挺进中原，俗话就叫‘做一回男人’。”狄安娜自以为懂了说：“表示男子汉大丈夫，雄赳赳气昂昂，顶天立地？”吴梦阳也不便细说，应付她说：“是是是，男子汉大丈夫，雄赳赳气昂昂，顶天立地。”狄安娜这才知道，两个子立在那里，再向上挺一个子，像个顶天立地的武夫，就是做一回男人。她是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，后来又私下里问杜小丽才闹明白，原来是句下流话。众人大笑了一阵，没想到，狄安娜又补充一句说：“这有什么，很正常嘛，挺美，挺美，不挺怎么美，男人就是要挺嘛。”众人又是一顿哄堂大笑。

陆戎芳就凑在棋盘前，看到狄安娜的精彩表演说：“你这哪里是在学棋，分明是在寻找做男人的道理。”狄安娜不但不退避，反倒迎面而上说：“正是。他们以为我不懂，我岂能不懂？能不能做一回男人，不就是能不能挺起来，有没有阳刚之气吗？围棋里的二子头立在那里，被人扳住就没戏了，自然应当挺起来，挺在别人前面，你就畅快了。你背背‘围棋十诀’，里面不但有下棋的道理，也有做男人的道理，这不就是中国人做学问的态度吗？”陆戎芳也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，无理取闹说：“挺起来，就是男人了，巴黎的埃菲尔铁塔，美国的独立纪念碑，都挺在那里，都是男人了？”

众人听了，无不愕然。谁知狄安娜欣然回答说：“然也，世间万物无不如此，古今中外无一例外，不论是中国，还是外国，建筑风格之所以迥然不同，就在于它体现了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不同心态和气度。巴黎岂但一个埃菲尔铁塔，市中心还有一个蒙巴纳斯大厦，鹤立鸡群，直挺挺地立在那里，像不像个顶天立地的男人？法国人阴盛阳衰，就靠这点阳刚之气撑门面了。”陆戎芳说：“我明白了，玩儿命造高楼，原来是整个社会自信心不足的表现，看着高楼林立刺破青天，骨子里却透着民族自卑感。”

狄安娜说：“名人名言，名人名言，这是哪个名人说的？”陆戎芳说：“我说的。”狄安娜说：“噢，不是名人，也是名言。如今，法国的国运衰败了，他们为了给自己壮胆，辟了一块地方，叫戴芳斯新城，造了那

么多高楼大厦，不看别的，就看那座新城的大门，好端端的一座建筑非要画蛇添足，夹了个空中走廊，又像大铁塔，又像凯旋门，搞成了四不像，个头虽说又高又大，样子却像要掉下来。那就是当今法国人的精气神。”陆戎芳说：“外国人是闹腾。”狄安娜说：“中国人也开始闹腾了，那儿隐隐约约有座大厦冲天而起，直上云霄。我陪代表团住过几天，问过大厦的服务员，才明白建筑师的良苦用心。你们看是不是太像男人了？服务员告诉我，上面那个旋转餐厅，活像男人的龟头，晚上四周亮起灯泡，便是龟头下面一圈神经末梢，下面两个圆形的辅助建筑，便是两个卵蛋泡。卵蛋泡是什么，你们知道吗？学名儿就是睾丸，这就是阳刚一派的杰作。”众人听了，都掩口而笑。

狄安娜不以为然说：“不过后来阳刚一派不吃香，北京的建筑就不那么神气了。有的建筑上面竖着根小辫子，歪歪斜斜，它想挺起来，看着却像要倒下来，给人一种理不直气不壮的感觉。有的建筑学戴芳斯的凯旋门，也在上面搞个空中走廊，脑袋沉甸甸的，好像随时要掉下来压住行人。有的建筑看起来堂而皇之，左右两翼伸展出去，却像一顶乌纱帽，远远望去，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。有的建筑干脆完全西化，从头到尾扁扁的，像个沙鳖蛋，而且没有蛋壳支撑，变成一个瘫软了的大蛋黄。”狄安娜素来口无遮拦，但是石破天惊最出格的一次，还不是卵蛋泡和沙鳖蛋。

此事缘起于皮埃尔，他拿来一本书，请陆戎芳给他解释几个字的含义。陆戎芳像素日一样翻开，里面夹了张纸条儿，写着某页某行，几个什么字。陆戎芳不看则已，一看不禁满面通红，差点把书扔了。她不好意思当面解释，寻了个金蝉脱壳之计，钻进卧室去找狄安娜。狄安娜正和杜小丽等人说悄悄话，身边围着七八个女士。陆戎芳扯了扯狄安娜的衣角，将她拉到一边，在她耳边轻轻地嘀咕了一阵。狄安娜听了，脸上也微微一红说：“这有什么不好说的。”杜小丽凑过来问：“什么不好说的？”

狄安娜将皮埃尔的书和标上页码的纸条儿递给杜小丽说：“就是女人的 Vagin, Parties génitales de la femme，她就吓成这个样子。”杜